

後紅樓夢

清·逍遙子 著



44.566
XYZ



44.56
XYZ

紅樓夢

清

·

逍遙子

著



(陕)新登字 001 号

HOU HONG LOU MENG

后红楼梦

(清)逍遥子 撰

晋 心 点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临潼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5 插页 246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3363—4/I·774

(简精装)定价：6.30 元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封面题字

赵步唐

封面插画

晓枫

封面设计

李强

文字设计

陈涛

前 言

自元末明初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军。其中，时代最早的代表作当首推《三国演义》，继之有《水浒传》、《说唐》、《杨家将》、《西游记》、《封神演义》等，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在民间流传的话本和杂剧的基础上改编的历史演义和神魔小说。

明万历年间出现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十八世纪后半叶《红楼梦》的出版，将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了峰巅，也使我国长篇小说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问世以来，一时声名鹊起，效尤者纷至沓来，形成了一股续书热，有时一部名著的续书，就达数十种之多。

一般说来，名著续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均不及原著，但也不能一概视之为狗尾续貂，统统予以排斥。这些续书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也不乏传世之作，这一文学现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整理者选择其中的四种续书，即《后红楼梦》、《后西游记》、《续金瓶梅》和《水浒后传》，将其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续集》予以整理出版。

《后红楼梦》三十回，署逍遥子撰。逍遥子字钜卿，其斋名梅花香雪，只知道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他尚在世，其他生平事迹不详。《后红楼梦》初刊于清乾嘉年间，是三十多种《红楼梦》续书中最早的一部。这次出版的《后红楼梦》以清抄本为底本。

《后西游记》四十回，系清初无名氏编撰，题“天花才子评点”，这次出版的整理本系以1914年上海章福记书局的石印《绣像后西游记》为底本。

《续金瓶梅》六十四回，题紫阳道人编。紫阳道人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此书系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丁耀亢63岁时所作。康熙四年（1665年）丁耀亢因此书入狱120天，后虽遇赦释放，但其《续金瓶梅》却被焚之一炬，从此难见天日。丁耀亢为此曾写过《焚书》诗一首：“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

炬代招魂。心花已化成焦土，口债全消净业根。奇字恐招山鬼哭，劫灰不灭圣王恩。人间腹笥多藏草，隔代安知悔立言”。

康熙年间，即《续金瓶梅》遭禁后不久，又出现了一种不题撰人，仅有四桥居士写序的《隔帘花影》一书，此书实际上即是为了遮人耳目，仅作了部分删改的《续金瓶梅》一书的翻版，但即便如此，出版后不久，也被列入《禁毁书目》而二度遭禁。清末民初，改头换面的《续金瓶梅》重新面世，用了《金屋梦》的书名，首刊于民国四年（1915年）出版的《莺花杂志》创刊号上。此书尽力回改，力图将《隔帘花影》重新复原回《续金瓶梅》的真面目。这次出版的《续金瓶梅》是以清顺治原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

《水浒后传》四十四回，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古宋遗民和雁宕山樵都是同一个人，即明末清初的陈忱。陈忱（约1613~?）字遐心，一字敬夫，曾与顾炎武等人合结“惊隐诗社”，后因贫病终于家。据《水浒后传》的序诗“白发孤灯续旧编”来看，《水浒后传》是陈忱晚年的作品。《水浒后传》的基本精神与《水浒传》大体一致，歌颂了农民的起义斗争，鞭挞了黑暗的封建统治。人物描写上，与《水浒传》所展示的人物性格大体一致，艺术成就也较高，是续书中的佼佼者。这次出版的《水浒后传》以清乾隆三十五年大字本为底本进行整理。

在整理过程中，除进行通常的校点之外，还将原书中的异体字，通假字等改为通行简化字，还对人称代词、结构助词的使用作了规范化处理，以求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便于广大读者阅读。这是一个通俗的普及本，故删去了原书所有的插图、序言、评语等。限于整理者的水平，如果还存在点校上的错误，欢迎批评指正，以便在这套丛书再版时进一步提高质量。

将四部名著续书汇成一集出版，还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通过《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续集》的出版，让读者自己鉴别续书成就的高下。我们既反对把续书捧得过高，也不赞成把续书说得一无是处，还是让读者诸君去品评吧。

承整理者之邀，匆匆写了上面几句话，算是对这套丛书一个简单的交待吧！

目 录

- 第一回 毗陵驿宝玉返蓝田 潇湘馆绛珠还合浦 (1)
- 第二回 青绡帐三生谈夙恨 碧纱橱深夜病相思 (11)
- 第三回 探芳信问紫更求晴 断情缘谈仙同煮雪 (18)
- 第四回 岁尽头千金收屋券 月圆夜万里接乡书 (24)
- 第五回 贾存老穷愁支两府 林黛玉孤零忆双亲 (30)
- 第六回 情公子血泪染红绡 恨佳人誓言焚书简 (39)
- 第七回 戏金鱼素面起红云 脱宝麝丹心盟绿水 (46)
- 第八回 亲姊妹伤心重聚首 盟兄弟醋意起闲谈 (53)
- 第九回 瑶池宴月舞彩称觞 甲第连云泥金报捷 (60)
- 第十回 惊恶梦神瑛偿恨债 迷本性宝玉惹情魔 (70)
- 第十一回 昏迷怨恨病过三春 欢喜忧惊愁逢一刻 (76)
- 第十二回 观册府示梦贾元妃 议诰封托辞史太母 (85)
- 第十三回 谒绣闼借因谈喜凤 策锦囊妙计脱金蝉 (91)
- 第十四回 荣禧堂珠玉庆良宵 潇湘馆紫晴陪侧室 (101)
- 第十五回 玉版蟾蜍郎承错爱 金笼蟋蟀女占雄鸣 (108)
- 第十六回 姜殿撰恩荣欣得配 赵堂官落簿耻为奴 (115)
- 第十七回 林良玉孝友让家财 贾喜鸾殷勤联怨偶 (121)
- 第十八回 拾翠女巧思庆元夕 踏青人洒泪祭前生 (126)
- 第十九回 林黛玉重兴荣国府 刘姥姥三进大观园 (141)
- 第二十回 曹雪芹红楼记双梦 贾宝玉青去满后尘 (151)
- 第二十一回 甄士隐反劝贾雨村 甄宝玉变作贾宝玉 (158)
- 第二十二回 熏风殿赐坐论丹青 凤藻宫升阶披翟 (165)
- 第二十三回 林绛珠乞巧夺天工 史湘云迷藏露仙迹 (171)
- 第二十四回 栊翠庵情缘迷道果 潇湘馆旧怨妒芳心 (179)

-
- | | | | |
|-------|----------|----------|----------|
| 第二十五回 | 兑母珠世交蒙惠赠 | 捣儿茶义仆效勤劳 | …… (186) |
| 第二十六回 | 开菊宴姑媳起嫌猜 | 谢瘟神闺房同笑语 | …… (195) |
| 第二十七回 | 真不肖大杖报冤愆 | 缪多情通房成作合 | …… (202) |
| 第二十八回 | 林潇湘邀玩春兰月 | 贾喜凤戏放仙蝶云 | …… (207) |
| 第二十九回 | 卜兰桂奶孙来纒祖 | 赋葛覃仲妃回省亲 | …… (221) |
| 第三十回 | 林黛玉初演碧落缘 | 曹雪芹再结红楼梦 | …… (229) |

第一回

毗陵驿宝玉返蓝田 潇湘馆绛珠还合浦

话说前《红楼梦》一书，开卷便说纨绔子弟未能努力于身，愧负天恩祖德，回忆少年时候只在妇女中厮混，虚掷光阴，又经历了盛衰离合，就闺阁中几个裙钗倒有一番不可及的光景。故请曹雪芹先生编出一百二十回奇文，将自己悔恨普告人间，就遍传这个十二钗，使千载如闻如见，归总只在一情字。书中假假真真，寓言不少，无论贾宝玉本非真名，即黛玉、宝钗亦多借影，其余自元春、贾母以下一概可知。至全书以宝玉、黛玉为主，转将两人拆开，令人怨恨万端。正如地缺天倾，女娲难补。正是宝玉主意，央及曹雪芹编此奇文，压倒古来情史，顺便回护了自己逃走一节，不得已将两个拐骗的僧道也做做仙佛一流。岂知他两个作合成双，夫荣妻贵，宝钗反做其次。直到曹雪芹全书脱稿，宝钗评论起来说：“你两人享尽荣华，反使千秋万古之人为你两人伤心坠泪，于心何安！”于是宝玉再请曹雪芹另编出《后红楼梦》，将死生离合一段真情，一字字直叙。雪芹亦义不容辞，此《后红楼梦》之所为续编也。

雪芹应承了宝玉，回到书房。是夜梦游至一所天官，一字儿排着，一边是离恨天，一边是补恨天，都有玉榜金字。便有使女引他进去。雪芹问知两边仙府系属焦仲卿、兰芝掌管，却住在两宫之中。大抵的是有离必补的因果。雪芹到了殿上，拜谒了兰芝夫人。兰芝便道：“焦卿赴会去了，请先生来却有一番嘱咐。从前愚夫妇死别生离，人间都也晓得。到了同证仙果，却亏了近日一位名公谱出一部《碧落缘乐府》，世上方才得知。而今贾宝玉、林黛玉一事，先生编出《红楼梦》一书，真个的言情第一，已经藏在离恨天官。现在要编后书，也是补恨天必收的册府。但是他回生一节，我有同难相济的苦心，也须替我传出。从前我在离恨天望见一道怨气，寻出根由，便知黛玉、晴雯之死。恰好焦卿在南海菩萨处回来，知道史太君要重兴两府，求准菩萨，令他补恨回阳。喜有练容金鱼，真身未坏，却有妖僧魔阻，须守时辰。便将黛玉、晴雯之魂交付史太君，带在宗祠守候。嘱我注名补恨，并在离恨册五儿名下借生。晴雯又比较恨债，宝玉还欠的多，又注定他许多磨折，始令成双。又恐黛玉留恋富贵不能再入仙班，又令史真人同居

指引。我这番作用，一则完我心愿，二则付了菩萨慈悲，三则荣国府数应昌盛。而且黛玉这个人从前失意的时候不免忧郁愁烦，激成了尖酸一路；到得意了，便觉得光明磊落，做出一个巾帼英雄。先生编这个补恨之书，也不可埋没了。不要说我为了他十分策划，就是菩萨也十分留情。怕得开棺时不能应准了时刻，还遣韦驮尊君到荣国府送他回生，真是一件绝大因果。先生总要叙明。”

雪芹一一记清，也拜谢了。这曹雪芹就从离恨天进去，再从补恨天出来，梦醒后惊讶不已。因想起前《红楼梦》一书，只因顺了宝玉的意，多有失支脱节、粉饰挪移之处。而今要据事直陈，不妨先自揭清。黛玉本有嗣兄良玉，袭人改嫁亦在贾政未归之先，香菱小产病危依旧病痊无恙，喜鸾、喜凤也并未结亲，只跟了王夫人作女。至一僧一道，道即张道士徒弟德虚，僧即妖僧志九。这德虚道士平日非为，被张道士革逐，遇着志九，传授邪术。他两人摄人生魂，幻人梦境，隐身盗物，迷人本性。只因史太君信了神佛，写了一家的年庚送张道士祈祷，就被德虚将黛玉、晴雯的年庚私下写去了，又串通志九隐身盗玉。赃一万银子不能到手，便会了宝玉，哄他：“同去可以见得黛玉、晴雯同成仙佛正果。”就伺宝玉出阁，暗洒迷药，引他到僻静寓所，将黛玉、晴雯的年庚钉定在小木人上，就现出两个人的形貌，如汉武帝望见李夫人一般。宝玉就相信十分，跟了他走，不期着了迷药就说不出来话。

宝玉到了毗陵驿地方，适遇着贾政回京。望见父亲旗号，便觉得本性忽然明了，一直奔上船头，虽未落发，却是僧装，恐上船来惹得贾政惊怪，便在船头上叩头。原是素日畏惧贾政，虽当急难之际，浑身异服不敢上前，只望贾政一见即来救他的意思。这贾政在灯光雪影之中，忽见船头一僧叩头，急忙赶出一看，便认得是宝玉，正欲拉他进舱，忽有一僧一道跳上船头，拉宝玉登岸便走。贾政一面跳上岸来，一面大叫，当有家人、长班及水手等四五十个人，听见呼唤，一齐登岸追赶。这便是为官的势力，寻常行旅哪有此等威武。彼时贾政登岸，断无一人独去、众人不从之理。又使僧道二人果有神仙之术，立便腾云飞去，何从追赶，况且前书中说贾政追至毗陵驿后山前，僧、道、宝玉俱不见了。其实毗陵驿后并无一山，此皆前《红楼梦》中依了宝玉，故作变幻之文。

且说贾政率同众人追去，不上半里，就雪地之中将宝玉同僧道一齐捉住，即叫人驮了宝玉，捆了僧道，带回舟中。贾政这一喜非同小可，当即立将宝玉衣裳换过，问他说话，宝玉仍不能言语。贾政知道他着了迷药，一面令人扶他上炕将息，一面叫将尿粪秽物淋浇僧道二人。又宰犬一只，将犬血淋了，再将僧道带

进舱中。二人蛮野异常，如何肯跪，苦被犬血秽物淋过不能隐身。贾政便喝令众人按倒，各处四十大板。僧道叫苦连天，情愿供认。贾政喝令实供，始据实供出德虚道人如何出入府中，得知备细，屡次商通隐身偷玉，欲卖银一万两不能到手，因又商同泄恨，假以讲经度佛为名，与宝玉约定，就于出阁之日一同逃走；如何用迷药，使他不能言语，骗出禁城；及到途中，宝玉受苦不过屡次欲逃回，却被他用言禁吓。说到此，便截然住口。贾政喝道：“你既将宝玉拐出，究竟要拐到哪里去？不用极刑如何肯招。”立命将和尚道士夹起。二人受刑不过，情愿供招，及至放了，依然不说。贾政只得喝令收紧，用木棍敲打脚块。两人只得说出，要拐到苏州去，卖与班里教戏。贾政还不信，喝令再夹。两人哭叫道：“实在真情，夹死更无别话了。”

贾政当将两人放松，搜他随身物件，巧巧的那块通灵玉，即在和尚兜肚中检将出来，依然带着金黑线络子。又在两人身上搜出许多东西来，逐一指问，不能隐瞒。一个金紫色葫芦，口贴玻璃，说是诱人魂魄入去，幻出百般梦境。一个铜匣子收放迷药。两本假度牒。又一个小小木匣，倾将出来，共有十几个小木人。一本小册，都是男的女的生魂。贾政翻开一看，开明生魂姓名，下注年庚。看到后面，内有荣国府闺秀一名林黛玉，荣国府使女一名柳晴雯。贾政大惊，喝道：“你将这许多生魂摄来，罪该寸磔！”两个叩头道：“爷爷不妨，但将木人身上两个小针轻轻拔下，各人即便回生。”贾政即将黛玉、晴雯的小针拔了，余者也就一总拔去。这黛玉、晴雯便即从当境神引导到贾氏宗祠，聚了魂魄，跟了老太太，送她各自回生，后文另表。

且说贾政当下只将通灵宝玉收起来，其余物件即请程日兴师爷来，央及他备细将两人口供叙出，再写一付书贴，俟天明了送交地方官，从重办理。程日兴即便到自己船上，连夜与同事赶办去了。这里贾政明知和尚为头，道士为从，喝令和尚将宝玉迷药解释。和尚便请贾政将通灵宝玉仍旧与宝玉带上，讨半碗水，用指头在水碗里划了好些，口中不知念些什么。念完了即递给宝玉喝了。一会子，宝玉便能说起话来，便走到贾政跟前请了一个安，说道：“宝玉该死！”贾政便喝了一句：“你这玷辱祖宗不守规矩的奴才！”口里虽喝着，心中却老大不忍。你道为何，可怜宝玉生在锦绣丛中，又得了贾母、王夫人百般爱惜，常时有袭人等随身服侍，焙茗等贴身护从。风儿稍大便说二爷避着些，脚步稍劲，便说二爷慢走着，正如锦屏围芍药，纱罩护芳兰，何等娇养。今被这贼道拐骗出来，一路上雨雪风霜，免不得挨饥受冻，那一副黄瘦容颜也就大不比从前了。贾政

平日虽然待子弟甚严，见宝玉噙着两眼泪，垂了手侍立于旁，未免心中疼惜，便喝令他：“睡下了，明早再问你。”

贾政却又不放心起来，叫他跟着自己同铺歇息，便喝令众人将僧道两人严行看守，自己便带了宝玉踱进房舱。这宝玉生平从未跟着父亲睡卧，又自己有了极大过犯，心上七上八落，只怕贾政问他无言回答。哪知贾政解衣就枕，只叹了几口气，却一声儿不言语。宝玉跟着睡下，内心暗喜，且挨过一宵再作道理。哪知贾政与宝玉两人心上各自有个思量，贾政想：“宝玉这个孽障，生下来便衔块玉在口中，本稀奇古怪，从古未闻，自然性情怪僻，又遇了老太太、太太百般护短，不由我教管他。放着孔孟之书不肯用心研究，从小儿只在姊妹中间调脂弄粉，学些诗词。成亲以后，不知着了什么魔头，小小年纪便看到内典诸书，妄想成佛作祖。说也可笑，这正是聪明两字误了他。具此天资不走正道，以至今日竟欲弃世离尘，几丧匪徒之手，实实可恨。”不觉咬牙切齿的一番。又想：“他不如此聪明，做一个寻常子弟，反无此等堕落。却又亏他做一件像一件，便成人的也赶他不上。他在举业上并未用过功夫，不比兰儿自幼埋头苦读，怎么着几个月工夫一举成名，便高高地中一个第七名举人出来。这也实在稀罕。同时助威子弟，千选万拣，实无其人，怪不得北靖王一见面就刮目相待。只道他无下落的了，哪知他又自己走了回来，毕竟是贾氏家运未衰，此番带回去严严管教，也没有老太太护短，便有太太，见此光景也不能阻挡，或者成就起来，还有些出息。只是此番回去如何见人？只好说他在近京山寺中盘桓，支饰过去。”又想：“他这疯颠之病，据他母亲说，实是因黛玉而起，莫不是逃走出家也因黛玉？今据和尚所说黛玉尚可回生，倘此言果真，必定将黛玉配了他，方可杜他的妄想。”因又想起：黛玉之母从小与我友爱，不幸故世，单留此女，虽有嗣子良玉，究非亲生。我原该立定主意，将黛玉定为媳妇，何以出门时草草的聘定了宝钗。这总是太太姊妹情深姑嫂谊薄，故自己外甥女便要聘来，我的外甥女便要推出，拍出老太太作主，叫我不敢不依。其实黛玉为人又稳重又伶俐。初到府中人人称赞，老太太珍爱她也同宝玉一般。后来总为琏儿媳妇在老太太面前说短说长，又在太太面前说白道黑，即便赞她，也是暗里藏刀，形容她的尖利。后来太太也一路说去，老太太也不大疼了，我在中间岂不知道。好好的荣宁两府，被琏儿媳妇弄得家破人亡。人命也来了，私通外官也来了，直到而今，还留下了一个重利盘剥小民的名号，祖宗听见也要发竖起来。叫她过来管这几年，弄到这个地步。毕竟是她妒忌黛玉，只恐做了宝玉媳妇，便夺他这个荣国府的帐房一席，故此暗施毒

计，活活地将黛玉气死，顺便又迎合了太太，娶了这个宝钗过来，忠厚，不管闲事，她便地久天长霸住这府。到如今她何处去了？翘了尾巴，只留下了一个巧姐。”贾政想到此处，却把恨宝玉的心肠恨在死过的王熙凤身上，却又巴巴地望黛玉回生起来。

宝玉却想道：“我自出娘胎，锦衣玉食，天天在姊妹队中过日。从前那等乐趣，虽未稍涉淫邪，然出世为人，哪一件不称心满意。只因林妹妹亡过，方才懊恼，想到出家起来。我原想成了仙佛后，到天上去寻着林妹妹一同过日，又遇着这和尚到我府里说得成佛法儿十分容易，只要避去红尘，同他到大荒山中坐了十日，一回儿明心见性，即可肉身上天寻找林妹妹。哪知道这个妖僧自出场相遇，洒了迷药，摘了通灵，万苦千辛一直跟到此处。最苦是心头明白不能语言，一路上服侍这两个贼秃贼道，上路喝背衣包，下店喝开被铺，重便打，轻便骂，原来和尚徒弟这等难做。从前焙茗跟我也没到此地位。我在路上见过几处官司榜文，写明走失第七名举人贾宝玉，开明年貌，各处访求。我苦不能言语，无从投首。可恨这贼秃贼道，拉我回来，百般苦楚，竟要卖我做戏子，幸亏这两贼戒的是淫邪，生恐破法，不然还了得！如今这两贼也被老爷处够了，不知明早交到衙门还如何现报呢。最喜老爷将林妹妹、晴雯的针儿都拔了，或者真个的回生起来。我若今生今世再见了这两个人儿，我还要成什么佛，这不是活神仙了？只是想起离家之日对着太太、大嫂子、宝姐姐说起进场的话带些禅机话头，临行还仰着天说：‘走了，走了。’这回子又跟了老爷回去，可不臊呢！就算她们不牵线，被环兄弟、兰儿说笑也就臊得了不得，况且出门去还有各世交、各亲友，真正臊也臊死，不知老爷可能替我编谎遮盖了些？”又想起：“和尚这个葫芦里也有趣，我虽从他授过隐身法，只不能得了他这个葫芦，原来梦境也可变幻的。我从前许多幻梦，只怕也是他预先摆布，怪道有许多境界，有许多册子。我告诉人，人还不信。我如何弄他这个葫芦来，自己也带回去试他一试，也就有趣得很。”忽又想起：“从前琪官一事被老爷打得半死，害得林妹妹伤心得不得。如今做了逃走的事情，比琪官的事情更大，不知老爷发作起来怎么好，这里又没有太太救护，不要性发起来活活的处死。趁路上更深夜静，掠入河流，岂不是走到船中自送性命。”却回想贾政神情，大有怜惜之意，或未忍下此毒手。

想到此处，又怀起鬼胎来。总是宝玉小儿心性，经此一番风波，尚不肯一心归正。这段文章虽则无关正经，却有一番点悟。天下聪明弟子，再不要引他论道谈禅，致为匪人所诱，沉迷不悟。只就贾氏府中前面一个贾敬，后面一个宝玉，

便是榜样。幸宝玉走得回来，那贾敬便抛家离室渺渺冥冥地去了。每有士大夫功名成，遂养静坐关，这班无赖小人假托秘方，千方引诱。或炼丹以取利，或以养原神炼大丹之说骗取资财，也有小小效验蛊惑人心，弄到头来终无成就。一五一十算来，他却未曾空过，总得了手去。吃过亏的还不肯说，他反说自己魔头，替他掩饰。要知汉武帝便是古人中第一聪明天子，求了无数方士，千奇百怪要做神仙，到了后头，自己真个悟了大道，说出七个字来，便是载在《史记》上的“天下岂有神仙哉”七字。如此说，难道一无神仙？要知神仙只凭功德，不靠打坐。作为人生在世，果能够亲亲仁民爱物，不怕不做神仙，这是一定之理。

闲话少说，且说贾政、宝玉同床安睡，一夜不曾睡着。总之彼此皆出意外，快乐处多。况且宝玉新中了高魁，贾政这喜欢不小。不多时天就亮了，爷子两人即便起身，程日兴就过船来，将所办口供书帖送贾政看了。贾政说很妥，只要讳避“宝玉”两字。便将宝玉名字挖补，胡乱添改一个小厮名字。只说这贼棍盗了府中玉物，用迷药拐了小厮，途中盘获供明，理合送地方官照恶棍例打死不必内结。并吩咐各人都替宝玉隐瞒，只说在山寺中避喧，不必说出实在情节，宝玉也便放心。贾政十分疼痛宝玉，一面吩咐将养他，又知他与曹雪芹笔墨至交，一面先写信安慰家中，并请雪芹赶路下来，与他作伴。宝玉见此情景，倍加感愧。不时间，程日兴改妥送来，贾政便打轿上岸，将僧道面交地方官，逐一诉说。地方官见系元妃国戚，又是人证确凿，随即坐堂审明，将二贼一顿乱棍打死，妖物销毁讫，然后送贾政回船。这贾宝玉方才安心适意跟贾政回京不题。

且说荣国府中自从走失了宝玉，李嬷嬷哭了一场，就老病呜呼了。王夫人、宝钗等伤得不成样子，贾琏又迎贾政前去，薛姨妈虽则从旁劝解，说到中间自己也就流泪。只有李纨，见兰儿中了，心内欢喜，也因宝玉走失，在王夫人面前不敢露出喜欢的意思。又因近日家道艰难，各事掣肘，虽说将老太太灵柩送回，而老太太所留五百金为黛玉送柩之用亦暂挪移。以此黛玉之柩仍停潇湘馆内。王夫人自将袭人嫁与蒋玉函后，日逐将各房中用不着丫头逐名打发。只有五儿打出去，仍旧的哭求他妈要进府中。王夫人欲冷其心，不使伏侍宝钗，反使她与惜春、紫鹃同居，一同烧香拜佛，正要她厌烦求去的意思。谁知这五儿跟着惜春、紫鹃十分投合，却因出去数日感冒起来。初时尚轻，往后越重，誓死不肯出去。紫鹃苦苦的守着她，一息奄奄，竟有黛玉垂危的光景。紫鹃正与惜春商议要回明王夫人，这夜紫鹃梦中忽见晴雯走进房来，笑容可掬，说道：“紫鹃姐姐，我回来了，你林姑娘也在那里等着你呢。”紫鹃明记得黛玉是死过去的了，却忘记

晴雯也是死过去的，便说道：“晴雯妹妹，你不要哄我，我只不信。”晴雯道：“我哄你呢，你不信，跟我去见你林姑娘。”这紫鹃赶忙走起来，跟着晴雯一径到了潇湘馆，真见林黛玉娇怯怯立在那里。紫鹃未及开口，黛玉道：“紫鹃妹妹，我自己到了家还不能进去，我好苦。”便将手帕拭起眼泪来。紫鹃一痛欲绝，正要说话，晴雯道：“林姑娘，我已替你找了紫鹃姐姐来，我要进我的屋子去了。”紫鹃回身拉住，却被明雯推跌了一跤。醒来却是一梦。不觉冷汗浑身，一盏孤灯半明半灭，听更鼓已打四更。

紫鹃伤感不已，立起身剔亮灯，走到五儿炕前，问她可要汤水，只见微微气息。紫鹃送过黛玉，也不惧怕，便将灯携近，唤老婆子将稀粥汤轻轻地灌下去。五儿竟一口气喝了几口，渐渐地咳了几声，到五更时说起话来，道：“这是哪里？”紫鹃道：“五儿妹妹，你糊涂了？这不是你的炕？我还坐在炕沿上呢。”“五儿摇头道：“我不是五儿，是晴雯。”紫鹃大惊，想起梦境，难道是晴雯借躯重生不成？连这老婆子也慌了手脚，即便告之惜春。一屋子还有七八人一齐赶进来，围到五儿炕前。听听她的声音口气，宛然晴雯，本来面貌一毫无二，越看越像起来，紫鹃便说：“大家不要惊慌，或是五儿病得糊涂了，或者着了邪也未可定的，就是晴雯借躯回生，也是有的。总等天明了，大家回太太去。只是方才一梦十分奇怪，难道真个晴雯转生不成？”惜春问：“是什么梦？”紫鹃便将梦中的光景一一的说出来。惜春道：“这么说，连你林姑娘也要活过来了？”紫鹃道：“正是呢。我这会子恨不得就到潇湘馆，把林姑娘扶起来。梦中明明白白，好不奇怪。”紫鹃正说话间，炕上病人便说道：“有甚奇怪，我刚才同林姑娘回来，原是明明白白的。只是你们回了太太，要便太太重新撵我出去。但前头撵我时恐我引诱二爷，如今二爷不在家，也不妨留我几时，等二爷回来再撵。”惜春一闻此言，硬着胆过来，便当她真是晴雯，便道：“你敢则知道二爷下落？”晴雯道：“我与林姑娘原同二爷一处走，如今林姑娘也回生了，二爷也就待回家了。”

惜春、紫鹃各人俱有心事，一想宝玉一想黛玉，一闻此言不胜大喜，便知炕上的真是晴雯，便催她再喝了几口粥汤，索性问她底里。这晴雯命中注定重生，定了一更多神，神形已合。惜春又将人参嚼碎，掺入饮汤，又强她喝了些。晴雯半眠半坐，靠着老婆子坐将起来，将贾政途中遇见宝玉、审问僧道、拔针释放之事逐一说将出来，还说道：“有个引路神，将我同林姑娘送到间壁宗祠跟着老太太过来的。现今林姑娘已在潇湘馆内，只等明日已初一刻，立便回生。二爷在老爷船中，少不得一同回府。”这惜春、紫鹃听了，顾不得真假，即便赶到王夫人房

中，敲开房门进去。谁知王夫人床边明灯犹灿。原来老太太亡过后，王夫人依了老太太遗言，因喜鸾、喜凤父母双亡，即过房过来，看做亲生一样。只这两个人陪着王夫人住在里房。二人进来，王夫人正自拥衾独坐，默然出神，两个人便把晴雯之言逐一细说。王夫人不觉喜欢极了，说道：“这也实在奇怪，我在四更时，清清楚楚梦见老太太颤巍巍地走来，拍拍我说道：‘好了，林丫头重生了。明日已初一刻，快快去开了棺救她。’我十分害怕，只怕老太太阴灵嗔怪我留下她五百金一宗送棺息慢。我便说：‘老太太不要多心。林姑娘送柩一事日夜在心，即当赶办。’老太太就恼起来说道：‘你不要糊涂，我与你说正经话，你反当戏言，岂有此理！不要说林丫头与宝玉前生配定姻缘，便是荣宁两府将来也要在林丫头手中兴旺起来。你记着，你若不信，还你一件信物。’说罢，便将手中寿星拐掷将过来。吓得我一霎时惊醒了，床上确有老太太生前的寿星拐。你们看看是不是？”那紫鹃先走上来看，惜春便道：“这是老太太去世以后，老爷亲手封好，装在锦囊，横在老太太内房壁橱上，说是手泽所贻，不许擅动。若非老太太阴灵示信，如何出来。如此看来，林姑娘真个要重生呢。”王夫人一头说，一头不知不觉就穿衣起来，挽挽头发说道：“快请宝二奶奶去，不管晴雯真活假活，且问她去。”便穿好了衣服，同惜春、紫鹃一直过来，连喜鸾姊妹也来了。宝钗自从宝玉走失了，每每晚间不宽衣解带，一闻此信，即便同莺儿赶来。当下众人俱走到晴雯炕边。王夫人便在炕沿上坐下，拉着晴雯的手，说道：“好孩子，你只管说。”这晴雯便依先的说了一遍，王夫人也将梦景告诉她。晴雯道：“可不是呢，明明白白我同林姑娘一路走，跟了老太太回来。老太太原要同了林姑娘到太太房中，林姑娘不肯，故此叫我送她到潇湘馆去。往后林姑娘使我找紫鹃姐姐，我就来找，不知老太太哪里去了。”王夫人、宝钗等听了，俱各大喜，直如宝玉已经见面一样。王夫人便将晴雯的手放了，说道：“好孩子，真个这样，你便是我的亲生女儿，宝玉回来便留在他房中，回明老爷，叫你们一辈子过活。”这晴雯生来气性刚强，受不得一毫委屈，虽则死后重生，却也性情不改，便说道：“多谢太太恩典，往后不撵就够了！”众人尽皆吐舌，紫鹃便道：“既然如此，谁到潇湘馆去？”众人齐声道：“大家同去。”只有晴雯挣不起来，便留个老婆子、小丫头伴了她，余者尽去。这时候传开了，免不得五儿之母进来伤痛一场。难得晴雯肯认为母，后文不表。

当时王夫人等俱进潇湘馆内，一路竹影苔痕，十分幽静，开进窗去，倒也明洁无尘。向知紫鹃时来洒扫，众人叹息。不一时，薛姨妈、李纨也来了，香菱也急

急地赶了来。还是李纨有见识，先将钟表定起时辰，随命将一付洁净齐整的被褥向黛玉床上铺设起来，装起宝炉，细细地焚起养神香及尺木锦纹香。一壁厢供起香烛，往楼上取下南极长生大帝、救苦观世音、寿星神像三轴，供将起来，再叫柳嫂子搬进小厨房，应用家伙什物安放侧厢后院。众人静悄悄的不许惊惶。

不一时到了时辰，便叫林之孝、周瑞及走得起的家人进屋里来，先将门窗关了，吩咐起盖。这林之孝终是个老总管，便上前挡住道：“这事虽没有外人知道，但只拿不住准信。万一不准，未免招犯凶煞。况且林姑娘过去久了，哪里能够完好如生。”紫鹃便道：“若说身体，定然不坏。从前姑娘在扬州带来一条练容的金鱼，养在水盂，定了性也会游，临过去时候给她含在口内的。”李纨道：“真个的，我也一同瞧着，给她含在口内的。”这王夫人听了越发相信，哪里还肯听他。便叫林之孝下去，周瑞上来。林之孝终是个有担当的人，看见关系很大，哪里肯依，顾不得王夫人，就横身上来拦住周瑞。王夫人便喝：“叉出去！”也并没有人当真地叉着他，忽然像有个人推倒他似的，真栽出去，栽得发昏。林之孝家的就着人扶他回去了。这屋里忽然一道红光，就这红光里面闪出一尊神人，恍恍地见他將黛玉的棺木拂了一拂，棺盖就落下地来，神人就不见了，红光也散了。

众人便赶上前去围着瞧。先揭开盖衾，随揭随化，连衣被通是那样。却喜的黛玉颜色如生，两颊上起了些红晕儿。紫鹃急急的将手去试着，周身俱带温和，更喜鼻息间微有生气流动，便悄悄地叫男人出去，亦不许传出声儿。李纨、宝钗忙将两床软被过来裹着黛玉，轻轻悄悄抬到里边床上卧下，慢慢地将参米汤灌下，也便吃了些。王夫人只悄悄地叫轻些儿，一面就吩咐快将棺木抬出去施舍。恰有个后巷周姥姥为了她利市，就喜喜欢欢领去做了寿木。又悄悄地各处打扫得二十分洁净。再叫喜鸾、喜凤同了平儿、琥珀将黛玉的衣箱什物以及陈设各件，都静悄悄地分着阁上阁下、里间外间，问明了紫鹃照旧安放这里。

李纨等只守着黛玉，直到未初一刻，渐渐地透过气来，将金鱼儿吐出。紫鹃连忙用线穿好，缀紧在黛玉的耳坠子上。黛玉倦眼微舒，星眸半露，仍复合眼睡去。薛姨妈便出个主意，告诉王夫人，快请光明殿罗真人，选择有名气并道行高的十六位法师到荣禧堂打醮，各处庵观寺庙门头骑马去写明香牌，焚香化纸。王太医也慌忙请来细看，说：“定是回得过来的了，不必服药，只须静养养即可复元。”众人便不分昼夜，时往时来。直过了一周，时到第二日巳牌时分，黛玉方